
古音研究中應當注意的幾個文字問題

李守奎

清華大學中文系

古文字研究離不開上古音研究的研究成果，上古音研究也要關注古文字的研究成果。有些古文的讀音可能在「書同文」的過程中失傳了，現有讀音是漢代學者誤解字形附會上去的，據以研究上古音很不可靠。本文用具體例子說明三種上古音研究中應當注意的問題：一、誤解文字構形而產生的讀音不可信；二、不同文字系統的文字彼此不能互證；三、一字多音不必強求讀音之間的聯繫。

關鍵詞： 古文字 上古音 文字構形 古音歸部

古文字研究離不開古音研究的成果：一是讀出土文獻，因聲求義破通假；二是構形分析判斷音符，離開古音連是否是形聲字都無法判斷，遑論其他。上古音歸字中諧聲字歸納和中古音類推是重要方法，文字構形分析錯誤、中古音與上古音不同都會影響歸字結果，反過來對古文字考釋又產生負面影響，形成錯誤之上之錯誤。古文字與上古音聯手研究已經是當今的共識。


《說文解字》中有一部分字，既不見於傳世先秦文獻，也不見於出土古文獻，其音義不知所自；另外有一部分字，出土文獻之音義與《說文》完全不同，《說文》之音義也不知所自。根據古文字的研究，我們知道其中有一部分是由於對文字的誤解而附會，並不可信。這部分字的上古音歸類過去只能依靠字書給出的讀音類推，因而其結論並不完全可信，用這樣的材料探討上古音的通轉問題尤其不可信。這種現象不是個別的，隨著古文字研究的深入，對部分文字古音的來源會有新的認識。本文討論三個方面的問題：一、舉證一些由於文字構形誤解而導致讀音糾葛的實例；二、不同的文字系統不能音義互證；三、一字多音不必強說通轉。

一、文字構形誤解而致語音糾葛


本節用「卉」聲字與「囟」聲字來說明這一個問題。


(一)「卉」聲字


《說文》有「卉」字：「卉，艸之總名也。从艸、屮。」或隸定作「艸」，所附反切為許偉切，《廣韻》許貴切，今讀與「惠」同音，至今「花卉」還是常用詞。在古文字材料中，「屮」、「艸」、「卉」單複無別，全部讀為艸，亦即互為異體。

 (郭店簡·六德 12)：屮芻，即「草茅」。¹




1 馮勝君：〈讀《郭店楚墓竹簡》札記（四則）〉，《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輯（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211-212。


 (郭店簡·唐虞之道 16):「艸茅」之合文。


 (上博二·子羔 5):卉茅，亦即「草茅」。

 (楚帛書·乙·行 5):卉木，即古今常用詞「草木」。

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相合。《詩·小雅·四月》:「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毛傳:「卉，草也。」鄭箋:「山有美善之草。」「卉」字不見於秦文字，漢代也很少出現，當屬於「艸」之古文，讀音自與「艸」同。²《說文》之後的音讀從何而來?我推測其可能來自「惠」之古文。

《說文》:「惠，仁也。从心从夷。，古文惠从艸。〔胡桂切。〕」《說文》以是「惠」之古文，上部从「卉」。段玉裁認為「从卉聲」，³可以說是深知許慎者。現在可知，很可能根本就不是「惠」，上部所从是「助」。該字見於甲骨文，李學勤、黃天樹等學者已經指出當讀為「助」，⁴清華簡《皇門》等進一步證實其說。回頭再看西周金文，誤釋為「惠」的諸字改讀為「助」，則文從字順：⁵

 (毛公鼎，集成 2841):汝毋敢荒寧，虔夙夕~我一人。

 (泉伯簋蓋，集成 4302):佑關四方，~鬲天命。

由此可知，「卉」之讀音源自對文字的誤釋和誤解。先是誤把「助」

2 李家浩認為，「卉」是幽部字「艸(草)」的繁體，故在古代可讀入幽部，參見李家浩:〈楚簡所記楚人祖先「媯(鬻)熊」與「穴熊」為一人說——兼談上古音幽部與微、文二部音轉〉，《文史》2010年第3輯，頁25-26。

3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159。

4 李學勤:〈試論董家村青銅器群〉，收入李學勤:《新出青銅器研究(增訂版)》(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頁89注19;黃天樹:〈禹鼎銘文補釋〉，收入張光裕、黃德寬主編:《古文字學論稿》(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64-67。

5 馬楠:〈據《清華簡》釋讀金文、《尚書》兩則〉，《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頁60;楊安:〈「助」、「夷」考辨〉，《中國文字》新三十七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11年)，頁155-169。

當做了「惠」，再把上部的三個手形誤作「卉」並誤斷為音符，「卉」就有了與「惠」相同或相近的讀音。這個讀音最初並不是語言中詞的讀音，而是字形分析的結果。讀音產生後對語言產生反作用，逐漸變成了大家認同的一個音義具備的詞。

以《說文》為界，「卉」之前後分屬於兩個系統：古文字中是「艸」之異體，《說文》之後是「惠」之音符，中古產生的卉聲字自然可以與《說文》相合，其他見於古文字中的所謂「卉聲字」就都成了問題。《廣韻聲系》列出卉聲字有「泝、嶸、栻、哂、奔、賁、轟」等七字，其中「奔」、「賁」又作為第二主諧聲字構成 41 個形聲字，⁶可以說是個頗具有規模的「卉」之諧聲系列。這些字首先可以分為兩類：第一是中古的卉聲字「泝」，讀音與「卉」相同，自為一個系列；第二是見於古文字中的「卉」聲字，則全不可信。不僅不能使「同一主諧字所孳衍之諧聲字，其脈絡相承之迹，一目了然」，⁷而且易生誤導，產生古音糾葛。下文逐字論說。

(1) 率

該字見於《說文》卷十：「率，疾也。从本卉聲。〔呼骨切。〕拜从此。」古音歸入曉母物部，⁸這個音義不見於任何文獻使用。在出土文獻中，「率」字很常見，冀小軍認為甲骨文中的該字當讀為「禱」，《說文》是搞錯了形聲，小篆中「卉」不是音符，「本」才是音符。⁹這個觀點已經得到了多數學者的認同。¹⁰陳劍在此基礎上對「率」相關之字續有論說。¹¹單育辰認為《說文》中的「率」是從甲骨

6 沈兼士主編：《廣韻聲系》（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972-974。

7 沈兼士：〈廣韻聲系編輯旨趣〉，收入沈兼士主編：《廣韻聲系》，頁2。

8 陳復華、何九盈：《古韻通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頁250。本文古音皆出自此書，不悉注。

9 冀小軍：〈說甲骨金文中表祈求義的率字——兼談率字在金文車飾名稱中的用法〉，《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1期，頁35-44。

10 也有學者不贊同此說，如來國龍：〈釋「速」與「逮」——兼談古文字中的「拼音字」〉，《饒宗頤國學院院刊》創刊號（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頁182-183。

11 陳劍：〈據郭店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收入陳劍：《甲骨文考釋論集》（北京：綫裝書局，2007年），頁20-38。

文、金文中「棗」形演變而來。¹² 總之，「棗」字與「卉」聲無關。¹³

(2) 栝

該字見於《爾雅·釋詁》：「栝，餘也。」《廣韻》：「栝，伐木餘也。」與《說文》之「櫨」、「槩」等同音同義。

《說文》：「櫨，伐木餘也。从木獻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粵櫨。』槩，櫨或从木辭聲。𣎵，古文櫨从木，無頭。𣎵，亦古文櫨。」


「槩」之本義是樹木本幹被伐，枝條旁生，𣎵象木去頭，「栝」象木旁生枝條，是兩個會意字，與「櫨」、「槩」形聲結構不同。《廣韻聲系》顯然是誤把會意當形聲。

(3) 哢

「哢」有兩讀，《廣韻》五割切，與「槩」同音，《集韻》許貴切，與「卉」同音。該字不見於文獻使用，不詳所自，可闕而不論。

(4) 奔

《說文》：「奔，走也。从夭，賁省聲。與走同意，俱从夭。」段玉裁看出了讀音不協，改為「从夭，卉聲。大徐作賁省聲，非。此十三部、十五部合音」。¹⁴ 古文字中「奔」字常見，作：

 (大孟鼎，集成 2837)

下面所从為三個「止」，小篆中「卉」是三「止」訛變之形，從來源上說，與「卉」毫無關係，當做音符完全不可信，段氏合音也不可信，據此證明幫母文部字與曉母文部字讀音相近就更不可信。

(5) 賁與叢


「賁」、「叢」二字均見於《說文》：

12 單育辰：〈釋籛〉，2013年1月23日。下載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檢視日期：2018年1月28日。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004>。該文正式發表於《考古與文物》2017年第5期，頁116-119、123。

13 按照《廣韻聲系》的體例，如果「棗」作為第二主諧字構成形聲字，會把相關的形聲字附在後面，例如「奔」後附「𣎵」，「賁」後附「饋、墳、憤」等，但「揀」字從「棗」，卻沒有當做形聲字處理，這是對的。

14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494。

賁，飾也。从貝卉聲。

鼗，大鼓謂之鼗。鼗八尺而兩面，以鼓軍事。从鼓，賁省聲。，鼗或从革，賁不省。



這兩個字與「奔」聲、韻並近，很可能是从「奔」省聲，與「卉」音義無關。段玉裁說「賁」：「亦音墳，亦音肥，文與微合韻最近。」¹⁵皆與「奔」之讀音相合。

如果《廣韻聲系》「卉」之諧聲系列成立，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曉母微部（卉、濟）、曉母物部（率）、疑母月部（枿、哢）、幫母文部（奔、賁、鼗）都可以用同一諧聲部件表音，因此這些字彼此之間讀音相同或相近的密切關係，就違背了「同諧聲者必同部」的基本原理。事實上，都是字形謬解造成的語音糾葛。「卉」音符和「卉」聲字在古文字中根本就不存在。《古文字譜系疏證》就沒有沿襲《廣韻聲系》的這種錯誤，沒有「卉」聲字。¹⁶

（二）「囟」聲字

「囟」與从囟聲字也比較複雜，《說文》中被諧字分布在真部、脂部、之部、冬部、元部等。

《說文》：「囟，頭會，腦蓋也。象形。凡囟之屬皆从囟。，或从肉、宰。，古文囟字。」其古文很可能遠承甲骨文之「西」。「臍」不知所自，段玉裁疑其為俗字，很可能誤「辛」為「宰」，「辛」可以是音符。

「囟」在甲骨文中與「西」相混，西，心母脂部；囟，心母真部，二者形、音俱近。¹⁷下面這些字从「囟」得聲條件比較充分。

（1）細

《說文》：「細，微也。从從糸囟聲。」古音在心母脂部。「細」

15 同上注，頁 2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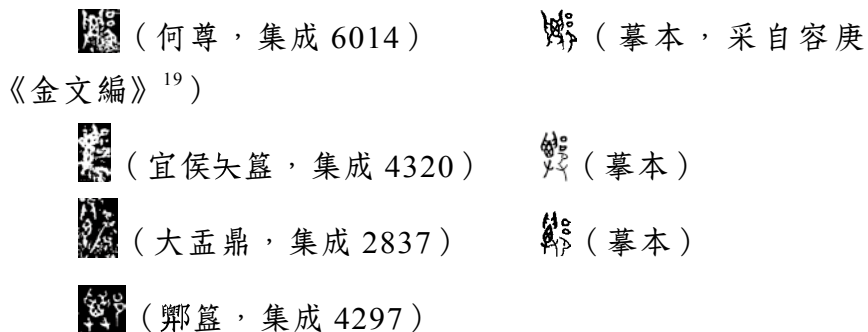
16 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頁 3203。

17 「囟」在甲骨文中情況比較複雜，在此暫時不討論。

字晚出，見於秦漢文字，雖然有些「囟」訛作「田」，但「囟」之形、音都有著落。

(2) 𦉳

《說文》：「𦉳，升高也。从𦉳囟聲。〔七然切。〕」古音在清母元部。「𦉳」即「遷」字，早見於西周，我曾搜集了四例與「𦉳」相關的字：¹⁸



「𦉳」从「囟」確切無疑。「囟」與「遷」皆為齒音，真元旁轉古音中比較常見，例如，《周禮·夏官·職方氏》：「其利金錫竹箭。」鄭注：「故書箭為晉。杜子春云：『晉當為箭，書亦或為箭。』」《詩·魯頌·閟宮》：「實始翦商。」《說文·戈部》引翦作戩。²⁰《周家臺秦簡·病方及其它》：「取大白𦉳，大如拇指，置晉（煎）釜中，涂而燔之。」《郭店簡·老子丙 8-9》：「是以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居之也。」²¹

總之，「囟」聲字中，聲為齒音、韻與真部相對或相鄰的形聲字，字形都有依據，通轉也容易理解。下面這些「囟」聲字就大有問題。

18 李守奎：〈出土文獻中「遷」字的使用習慣與何尊「遷宅」補說〉，《出土文獻》第四輯（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頁123-124。

19 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450。

20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頁84。






21 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843、768-769。

(1) 農

農，古音在泥母冬部，《說文》以為从凶聲：「𡇗，耕也。从農凶聲。𡇗，籀文農从林。𡇗，古文農。𡇗，亦古文農。」

徐鍇已經看出了問題，認為「當从凶乃得聲」。段玉裁則認為是「凶聲之誤」。²² 雖然从「凶」聲、「凶」聲在字形上都沒有甚麼根據，但認為「凶」不是音符是他們共同的認識。

「農」字產生很早，初文作「辱」、「蓐」等，手持農具會意，上部加上「林」或「艸」表示與農植相關，金文中又有下列異體：²³

 (田農鼎，集成 2174)、 (令鼎，集成 2803)、 (農簋，集成 3575.1)、 (史農解，集成 6169)、 (沔其鐘，集成 187.1)

「農」上部所从顯然是「田」，是後加的意符，「農」以「田」表意很容易理解。「田」與讀音無關，「凶」是「田」之訛變。像段玉裁這樣的古音學家會發現音符的錯誤，但無法合理解釋；熱衷於古音通轉的學者發現的則是微、冬接觸的證據。古文字構形可以幫助判斷是非，合理解釋。

(2) 思


「思」是心母之部字，《說文》：「思，容也。从心凶聲。凡思之屬皆从思。〔息茲切。〕」「凶」與「思」雖然聲相近，但是韻遠隔。段玉裁認識到了之部之「思」與真部之「凶」音不可通，所以就根據《古今韻會舉要》刪改《說文》，將「从心凶聲」改為「从心从凶」。²⁴

22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 106。


23 董蓮池：《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年），頁 301-302。其中個別字「田」有訛變，但無一例是典型的「凶」。


24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 501。

「思」字戰國時期才大量出現：


 (楚帛書·甲·行7)：毋思(使)百神風雨辰緯亂作。


 (包山 198)：思(使)攻解於人禹。


 (郭店簡·魯穆公問子思1)：魯穆公問於子思。

 (璽彙 1895)：邢思。

根據目前所見，上部所从為「由」，與「囟」有別，只有個別例外。「由」字《說文》認為是鬼頭，所附讀音為敷勿切，古音屬幫母質部，與「思」字上部所从來源不同。古文字中「由」來源古老，使用廣泛，大部分讀為「使」：

 (包山 136)：由(使)聽之。

 (上博四·曹沫之陳 24)：凡貴人，由(使)處前位一行，後則見亡。

 (清華二·繫年 34)：我後果入，由(使)君涉河，至于梁城。

「使」與「思」都是心母之部字，古文字中的「由」顯然就是「思」的音符。從目前的古文字材料來看，「囟」與「由」是來源不同的兩個字，形、音、義皆不相同，雖然字形有混訛，但演變的譜系劃然有別。段玉裁從古音上看出了問題，但字形上還是無法合理解釋；現今的一些學者還在據以討論之、真「接觸」的問題。

把來源不同的構件當做同一音符，自然會導致不同讀音之間的糾葛。「囟」與「西」、「遷」、「細」等存在讀音間的聯繫，無論是用古音分析形聲字，還是通過形聲字討論古音都是可信的。「農」、「思」是偽「囟」聲字，以此討論真部與冬部或之部之間的關係就是荒謬。

二、不同的區別系統的文字不能彼此互證

上文我們詳論「卉」之音讀，與其相關聯的還有「屮」字。《說文》：「屮，艸木初生也。象丨出形，有枝莖也。古文或以為艸字。讀若徹。凡屮之屬皆从屮。尹彤說。」

這個「徹」的讀音來自何處？徐鉉猜測說：「丨，上下通也，象艸木萌芽，通徹地上也。」這個音、義完全不見於文獻。在古書中，「屮」就是「艸」。如《荀子·富國》：「刺屮殖穀，多糞肥田，是農夫眾庶之事也。」楊倞注：「屮，古草字。」《漢書·地理志上》：「厥土黑墳，屮繇木條。」顏師古注：「屮，古草字也。」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完全相合。「屮茅」即「草茅」。

不論《說文》的讀音來自何處，屮、艸、卉的區分是《說文》系統內部的區分，與古文字實際情況並不相同。古文字中「屮、艸、卉」是一字異體，音義皆同，可以說古文字與《說文》不屬於一個區別系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根據古文字中屮、艸、卉彼此通用來證明古文字中透母月部、清母幽部和曉母物部彼此「接觸」，也不能用《說文》的讀音來分析古文字。《廣韻聲系》的「屮」聲字更加混亂，在此就不一一分析。

《古文字譜系疏證》是按照古音排列的工具書，大部分是根據古文字語音實際歸納而來，與古文字實際情況吻合，但有時候也牽和《說文》和「韻書」，古文字聲韻譜系用多重標準就不可避免地出現矛盾混亂。例如透母月部立有「屮」聲，下列有一個「辭」字，著者知道「屮」是「止」的訛變，但依舊說「从小篆形歸屮聲」。²⁵

《說文》：「辭，臯也。从辛宐聲。」「宐，危高也。从白屮聲。讀若臯。」現在已經確知，古文字「宐」字上部所从就是「止」，裘錫圭釋「宐」為「逾越」之「逾」的本字，²⁶與「屮」的音、義沒有任何關係。古文字中「屮」沒有讀若「徹」的讀音，「辭」字本來也不从

25 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頁 2432-2433。

26 裘錫圭：〈說从「宐」聲的从「貝」與从「辵」之字〉，《文史》2012年第3輯，頁 19。

「中」，「辭」怎麼會是从中聲？這個結論會誘導學者思考心母與透母之間的「關係」，其實在這裏沒有任何關係。類似問題不是個別的，將來修訂時需要考慮相關體例問題。

現在不甚通行的「𪔐」字見於《說文》：「𪔐，𪔐也。象耳、頭、足𪔐地之形。古文𪔐，下从𪔐。凡𪔐之屬皆从𪔐。」

這個用法大概西漢就通行。揚雄《方言》卷十三：「鼻，始也。𪔐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卷三又云：「陳楚之間，凡人𪔐乳而雙產，謂之釐孳。」《說文》之音義有所依據，該部還有一個「獸」：「獸，守備者。从𪔐从犬。」

《說文》中「𪔐」、「獸」二字讀音相同。先秦文獻未見用「𪔐」。古文字「𪔐」、「獸」二字與《說文》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系統。「獸」字所从的「𪔐」與「單」大致平行發展：

獸：𪔐 (合 10607) — 𪔐 (合 10587) — 𪔐 (合 33390) — 𪔐 (花東 480) — 𪔐 (員方鼎，集成 2695) — 𪔐 (清華二·繫年 16)

單：𪔐 (合 21457) — 𪔐 (合 34220) — 𪔐 (合 137 正) — 𪔐 (王盃，集成 9438) — 𪔐 (清華二·繫年 64)

我們可以看到「獸」字所从的「𪔐」就是「單」不斷累增飾符而成，古文字中「單」與「𪔐」是一字異體。

《繫年》簡 64 之「邠𪔐」，字形作「𪔐𪔐」，即古書文獻中的「趙旃」。


《說文》中「𪔐」與「獸」是一字異體。「𪔐」就是「獸」之截除式省略，與「丌」截除自「其」、「𪔐」截除自「敝」一樣，都是截除掉表意字的一部分，留下的一部分功能與原字相同。也就是說《說文》之「𪔐」字與古文字中單獨使用的「𪔐」形（「單」字）是來源完全不同的兩個字。有學者根據出土文獻中「𪔐」形讀「單」，就討論書母幽部字與端母元部字之間的關係，顯然是沒有關注到不同文字系統的區別。


三、古文字之多義與多音

古文字中存在一字多音義的現象已經得到學術界普遍認同，²⁷ 但範圍有多廣，尚沒有詳細統計。古音學家說通轉，如果不加甄別，就會把本是一字多音當做彼此通轉的例證。例如月與夕，認為是一字多音，則月與夕讀音自不相同，認為二者是通轉，就成了月、鐸通轉的證據了。這是一個關涉到古文字考釋原則與古音系統建構的大問題，需要詳細描寫，謹慎判斷。下面一組字的情況複雜，就不是一般的通轉可以解決，是否一字多音需要認真考慮。

幺、茲、玄、兹、茲、絲


這六個字在《說文》中字形有別，音義有定。《說文》字形是古今雜糅的一個系統，但其構形分析是一個自足的系統。古音學家建構古音多依託《說文》的字形與音讀，我們先分析一下《說文》中的相關內容。


「幺」是部首：「，小也。象子初生之形。」用例早見於《漢書·食貨志》：「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錢一十』。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顏師古注曰：「幺，小也。音一堯反。」《說文》所附《唐韻》於堯切，古音學家歸在影母宵部。²⁸


「茲」在幺部之後，也是部首：「，微也。从二幺。凡茲之屬皆从茲。」一個「幺」是初生子，兩個「幺」並在一起會微小義。所附《唐韻》於虯切。讀音與「幽」相同。「茲」之音義，傳世文獻中從未見使用，該字《漢語大詞典》不錄。《集韻》「茲古作茲」，與出土文獻相合，詳見後文。









27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頁255-256；林沄：〈古文字轉注舉例〉，收入《林沄學術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頁35-43。

28 陳復華、何九盈：《古韻通曉》，頁155。


絲部中有「幽」字：「幽，隱也。从山中絲，絲亦聲。」與「茲」部相隔一部就是「玄」部：「玄，幽遠也。黑而有赤色者為玄。象幽而入覆之也。凡玄之屬皆从玄。〔胡涓切。〕，古文玄。」古音匣母真部。

「玄」部中有「茲」：「，黑也。从二玄。《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茲？』〔子之切。〕」古音精母之部。

「艸」部中有「茲」：「，艸木多益。从艸，茲省聲。〔子之切。〕」古音與「茲」同。

卷十三有「絲」部：「，蠶所吐也。从二糸。凡絲之屬皆从絲。〔息茲切。〕」「」被解釋為像剛出生的嬰兒，「（幼）」被分析為「少也，从玄从力」就顯得很有道理；「」被理解為兩個新生兒會微小義，「」好像就成了隱居山中的兩個老萊子之輩的高人了。漢代流行山隱求仙，神仙就是住在山上的人，「」即「仙」字：「，人在山上。从人从山。」《說文》認為「幽」與「」構意相同，折射的就是漢代的思想，這在《說文》的系統中自成道理。「玄」之字形釋義都與「幽」相關聯，雖然強詞奪理，但著眼於幽與玄意義之間的關聯以及構字部件之間的聯繫也頗奇巧。

《說文》是一個自足的構形闡釋系統，突破邊界，很多結論就不成立了。在出土文獻中，「玄、絲、玄、茲、茲、絲」諸字音義很複雜，先將其字形、用法列表如下：

古音	小篆	讀為茲或緇	讀為絲	讀為幽	讀為玄
玄 (影母 宵部)		 (合 32253)：茲用  (合 33986)：茲用		 合 33276)：玄 牛 ²⁹	 (戎方鼎)：玄衣  (頌簋)：玄衣  (曾侯乙簡 79)： 玄羽之首

29 讀「幽」與甲骨文相合，讀「玄」與西周金文相合。

古音	小篆	讀為茲或緇	讀為絲	讀為幽	讀為玄
茲 (影母 幽部)		 (合 33986): 茲用  (何尊): 受茲大命  (曾姬無卣壺): 宅 茲漾陵  (清華一·皇門 12): 敬哉，監于茲。	 (商 貞): 絲廿 釵  (召鼎): 絲三釵	 (屯 2363· 摹本 ³⁰): 茲 牛	
玄 (匣母 真部)					 (上博二·子 羔 12): 玄咎  (睡虎地·日 甲 57 正): 玄戈繫 危
茲、 茲 (精母 之部)		 (石鼓文·車工): 弓 茲以寺  (郭店簡·緇衣 1): 好美如好茲(緇)衣			
絲 (心母 之部)		 (召鼎): 習用茲金 作朕文考奔伯肆牛鼎	 (召 鼎): 匹馬 束絲		

這些文字的音讀可以分為之部、幽部、真部三個系列。

第一，之部。


大量的古文字材料告訴我們，這些字最初就是同一個字的異體，是單複不同的各種絲綫。「玄」從字形上說是一束團起來的絲綫形，與初生子毫無關係。「茲」自然就是兩團絲綫，「絲」是帶有絲頭的兩束絲形。甲骨文中「玄」、「茲」二形都可以讀為齒音之部字：


上表中 (合 32253)、 (合 33986) 與習見的 (合 33986) 用法相同，皆讀為「茲用」。


二者皆讀為「茲」。「茲」即「絲」字異體，可以讀為「茲」，


30 原拓片較模糊，摹本取自姚孝遂主編：《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1009。

一直延續到戰國時期：


 (商卣)：絲廿錚。

 (曾姬無卣壺)：宅茲漾陵。


 (清華一·皇門 12)：敬哉，監于茲。




 (郭店簡·成之聞之 39)：刑茲亡赦。

在文字構形中，「兹」也是「絲」或「茲」。

 (清華三·芮良夫毖 2)：敬兹(哉)君子。

表層結構隸定就是「兹」，深層結構就是「茲」，是個雙音符字，清華簡中習見，就是「茲」的異體。

 (郭店簡·老子甲 30)：民多利器，而邦慈(滋)昏。

「兹」与「茲」字出現很晚，《說文》別為二字，分別在卷四「玄」部和卷一「艸」部，石鼓文實際上就是這種形體的上部加上飾筆短橫，郭店簡上部變為「艸」，本來都是一字異體，後來才分化為不同的字。「兹」、「茲」《唐韻》並音「子之切」，古文字中字形相近、讀音相同、用法無別，顯然是同一個字。

「絲」字出現很早，習鼎中既用作絲，也讀作茲，後來作為「絲」之專字。從構形理據、讀音、用法等諸方面看，「幺、兹、茲、茲、絲」是一個系列，最初很可能是一字異體，後來才異體分化。

第二，幽部。

甲骨文有「幽牛」：



夷幽牛，黃牛。(合 14951 正)

郭沫若讀「幽」為「黝」，³¹「幽牛」即黑色的牛。小屯南地甲骨「幽」作「𠄎」：

𠄎𠄎牛，𠄎黃牛。(屯 2363)


這裏的「𠄎」顯然與「幽」用法相同。甲骨文又有「𠄎牛」：

己巳貞，𠄎禾于𠄎，三𠄎牛。(合 33276)


這裏的「𠄎牛」很可能就是「幽牛」。《說文》中「𠄎」與「幽」讀音相同，皆影母幽部，「𠄎」是影母宵部，三者讀音相近，甲骨文中又有異文用法，它們應當同屬於一個系列。如此說來，「幼」與「幽」中的「𠄎」、「𠄎」都是表意兼表音。甲骨文「幽」字作 (合 14331)、 (合 14951 正)，下从火，上从𠄎，「𠄎」的意義就是絲。𠄎、𠄎、絲都是絲，成語「細若游絲」形容的就是細微，不論是蠶絲還是蛛絲，細微都是其顯著特徵，在「幼」與「幽」中都表達小義，「幽」以小火表幽暗，「幼」以小力表幼弱，構意相近。³²

第三，喉音真部或元部。

「𠄎」在西周金文中讀為「玄」，是匣母真部字，一直沿襲到戰國：




 (曾侯乙簡 79)：紫旃，𠄎(玄)羽之首。

「𠄎」是絲綫，弓弦以絲綫構成，因此可以表「弦」，把綫頭拉長就分化出「幻」。

清華簡《繫年》簡 46 之「高」，即《左傳》之「弦高」，這

31 郭沫若：《殷契粹編》(北京：科學出版社，1965 年)，頁 500。

32 我曾經把「幼」與「幽」當做單純的表意字，不確，當予以糾正。拙見見於李守奎、肖攀：《清華簡〈繫年〉文字考釋與構形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5 年)，頁 185。

個字過去曾經釋作「幻」，現在看來最初應當是「弦」的本字。³³ 弦是弓上的繩綫，最初可能就用（頌簋，集成 4339）來表達，「幺」既可以表達絲綫，也可以表達弓弦。「幺」自然可以讀為「弦」。後來把上面的絲綫頭拉長，就成了清華簡的，成為「弦」的後起本字。這個形體被从弓的「弦」取代，被借作「幻」。「幺」到戰國時期才從「幺」分化出來，秦文字是上部加橫，楚文字是中部有多種變化。總之，「幺、玄、弦、幻」的讀音是一個系列。

以「幺」為代表的這組字經歷了古今演變，有分化，有淘汰。如果我們根據早期文字中的一些用法設定「幺」可以讀為「茲」、讀為「黝」、讀為「玄」，進而得出這些讀音彼此有聯繫的結論，傳統的古音系統就等於崩毀。沿著這樣的思路去聯繫，古音就可以無所不通。

分化字之間不一定有語音關係，對於早期文字中「一字多本義」、「一字多音」現象需要引起足夠的重視。

「茲」雖然不見於文獻使用，但《說文》之音讀當遠有所承。由甲骨文到《說文》之間的缺環還需要等待新材料的出現。

總之，我個人認為一字分化、字形上有聯繫，不能代表讀音上也有讀音相近的關係，不能根據「幺」有之部、微部、真部的不同讀法就得出讀音相近的結論，這些現象從文字學上可以得到解釋。

四、結語

上文所說的三個問題，古文字問題在文字學界是常識，古音問題在音韻學界是常識，但利用古文字研究古音或者利用古音研究古文字，就有可能會出現問題。依靠不可信的材料得出古音的結論，再依靠這個結論去考證古文字，再用古文字的材料去構建古音系統，可能會越走越遠。出土文獻越來越豐富，如何更好地利用這些材料，多學科協同，取得時代性的突破，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33 學者關於「幻」、「弦」二字的討論，可集中參看蘇建洲、吳雯雯、賴怡璇：《清華二〈繫年〉集解》（臺北：萬卷樓圖書，2013年），頁398-399。

引用書目

- 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
- 陳復華、何九盈：《古韻通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 陳劍：〈據郭店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收入陳劍：《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綫裝書局，2007年，頁20-38。
- 董蓮池：《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
-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 馮勝君：〈讀《郭店楚墓竹簡》札記（四則）〉，《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輯，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210-213。
-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
- 郭沫若：《殷契粹編》，北京：科學出版社，1965年。
- 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
- 黃天樹：〈禹鼎銘文補釋〉，收入張光裕、黃德寬主編：《古文字學論稿》，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60-68。
- 冀小軍：〈說甲骨金文中表祈求義的羣字——兼談羣字在金文車飾名稱中的用法〉，《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1期，頁35-44。
- 來國龍：〈釋「逖」與「逖」——兼談古文字中的「拼音字」〉，《饒宗頤國學院院刊》創刊號，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頁171-195。
- 李家浩：〈楚簡所記楚人祖先「媯（鬻）熊」與「穴熊」為一人說——兼談上古音幽部與微、文二部音轉〉，《文史》2010年第3輯，頁5-44。
- 李守奎：〈出土文獻中「遷」字的使用習慣與何尊「遷宅」補說〉，《出土文獻》第四輯，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頁121-129。

- 、肖攀：《清華簡〈繫年〉文字考釋與構形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
- 李學勤：〈試論董家村青銅器群〉，收入李學勤：《新出青銅器研究（增訂版）》，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頁83-89。
- 林沄：〈古文字轉注舉例〉，收入《林沄學術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頁35-43。
- 馬楠：〈據《清華簡》釋讀金文、《尚書》兩則〉，《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頁59-61。
-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
- ：〈說从「宀」聲的从「貝」與从「辵」之字〉，《文史》2012年第3輯，頁9-27。
- 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單育辰：〈釋饌〉，《考古與文物》2017年第5期，頁116-119、123。
- 蘇建洲、吳雯雯、賴怡璇：《清華二〈繫年〉集解》，臺北：萬卷樓圖書，2013年。
- 楊安：〈「助」、「衷」考辨〉，《中國文字》新三十七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11年，頁155-169。
- 姚孝遂主編：《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Notes on Some Paleographic Issues in the Study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LI Shouku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singhua University

Research on the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scholarship in the field of the old Chinese phonology. Likewise, researchers of the Old Chinese phonology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scholarship on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For some ancient characters, their pronunciations may have been lost during the process of standardization, with their existing pronunciations based on the erroneous configurations in the Han Dynasty. The resulting pronunciation therefore are mostly unsound.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ree particular problems with regard to the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Old Chinese phonological research. Firstly, in some cases, the pronunciations are unreliable due to the misconfiguration of the characters. Secondly, characters that belong to different writing systems cannot provide evidence for one another. Thirdly, there is no need to require a definitive connection between multiple pronunciations of the same character.

Keywords: The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Old Chinese phonology, the configur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rhyme categories in the Old Chinese phonology